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熙朝新語 第三卷

本朝大典禮，例由翰林編檢以上撰文。壬寅冬，掌院靜海 勵文恭公詢於青陽吳文簡公曰：「記得庶常中有一人善四六文者，為誰？」吳曰：「華亭黃之雋。」文恭立授數題令作。奏上，多稱旨。庶吉士撰文自此始。

康熙庚辰，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年十九，釋褐後，請假歸娶於揚州許氏。繪《玉堂歸娶圖》，題詠甚夥。郭元釁一絕云：「彩鏡十道簇香輪，花滿游纓踏路塵。似有行人傳盛事，公然許史是天親。」

洪洞李檢討因篤，康熙初薦舉，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赴。

既被敦促入都，召試入翰林，即上疏乞養。情詞懇切，昔人比李令伯之陳情，殆又過之。鈕玉樵以為國初兩大文字之一。部議以纂《明史》，不允其請。奉旨特准終養。出都之日，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，海內高之。其疏云：「臣某奏為微臣母老多病，獨子萬難遠離，泣血陳情，吁恩歸養事。臣竊惟，幼學而壯行者，人臣之盛節。辭榮而乞養者，人子之苦心。故求賢雖有國之經，而教孝實人倫之本。伏蒙皇上敕諭內外諸臣，保舉學行兼優之人。比有內閣學士臣某等，旁彩虛聲，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。獲奉俞旨，吏部遵行，陝西撫臣促臣應詔赴京。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，屬歲多病，又緣避寇墜馬，左股受傷。晝夜呻吟，久成廢疾，困頓牀褥，轉側需人。臣止一弟因材，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，分奉小宗之祀。臣年四十有九，兒女並無，母子兢兢，相依為命，躬親扶持，跬步難離。

隨經具呈哀辭，次第移咨，吏部調咨中三人，其中稱親援病，恐有推諉，一概駁回。竊思己病或可偽言，親老豈容假借？臣雖極愚不肖，詎忍藉口所生，指為推卸之端？痛思臣母垂暮之年，不幸身嬰殘疾。臣若貪承恩詔，背母遠行，必致倚門倚閭，夙病增劇。況衰齡七十，久困扶杖，輦路三千，難通醫指。一旦禱北辰而已遠，回西景以無期，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，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，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。風木之悲何及？瓶甕之恥奚償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，虧子職而負聖朝，非臣愚之所敢出也。皇上方敬事兩宮，聿隆孝治，細如草木，咸被矜容。自能推錫類之仁，推於土庶。寧忍子然母子，飲泣向隅，奪其烏鳥私情，置之仕路？蓋閣臣去臣最遠，故以虛譽彩臣，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。臣雲翼與臣皆秦人，雖所居裡閭非遠，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，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。即部臣推諉之語，概指三人而言，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。且臣譴陋，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，其於君親出處之義，聞之熟矣。如臣獵名違母，則其始進已乖。不惟瀆數天倫，無顏以對皇上。而循循負疚，躁進貽譏，則於薦臣亦為有礙面目。去歲台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，急若風火。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，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。然呼天莫應，號泣就途。志緒荒迷，如墮雲霧。低頭轉瞬，輒見臣母在前。寢食俱忘，肝腸迸裂，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。況皇上至孝至仁，以堯舜之道治天下，郭倫厚俗，遠邁前朝。而臣甘違離老親，致傷風化，有臣如此，安所用之。乃臣自抵都以來，屢次具吳具疏，九重嚴邃，情壅上聞。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，蒙皇上拔之前列。

奉旨授翰林院檢討，與臣同官纂修《明史》。聞命悚惶，忝竊非分，念臣衡茅下士，受皇上特達之知。天恩深重，何忍言歸？但臣於去秋入京，奄更十月，數接家信，雲臣母自臣遠離膝下，哀痛彌侵，晝夜思臣，流涕無已，雙目昏眊，垂至失明。

臣仰圖報君，俯迫諄母，欲留不可，欲去不能，瞻望闕廷，進退維谷。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，未蒙代題。臣孺切下情，惟有哀祈君父。查見行事例，凡在京官員，門無以次人丁，聽其終養。臣身為獨子，與例相符，伏願皇上特沛恩慈，許臣還歸，扶養其母，叨沐聖澤，以終天年。臣母殘病餘生，統由再造。不惟臣母子銜環鑲骨，誓竭畢生。而報國方長，策名有日，益圖力酬知遇，務展涓埃矣。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，緣係陳情，事理字都逾格，貼黃難盡。統祈鑒宥施行。」

秀水徐嘉炎既舉詞科後，從益都相國修稷於萬柳堂。會者十六人，酒半，相國問：「包咸注浴乎沂，是祓濯仰是澡洗？」

宣城施愚山云：「沂水之上，則非澡洗矣。」嘉炎謂：「古無裸體入水者，惟齊懿被弑時，有邴歆閭闐入申池浴。池與沂水不同。且是賤者之事，非士大夫所行。又時屬夏月，非暮春也。

暮春入水，恐無是理。」眾以為然。康熙辛酉，王師收滇黔。

群臣默頌甚夥，惟嘉炎獨仿《饒歌鼓吹曲》，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，凡二十四章。因事立名，與繆襲、韋昭、何承天輩相表裡。乙丑元夕，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，使臣民縱觀，都盧尋撞魚龍曼衍之屬畢進。群臣從觀者皆有詩，獨嘉炎作《紅門花火記》，文筆奇麗，稱於一時。

聖祖南巡，江南民王來熊獻《煉金養身秘書》一冊。上曰：「此等事朕素不信，其擲還之。」聖訓煌煌，足破漢唐宋明諸主輕信方士之謬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，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。上曰：「鄂羅斯人材頗健，從古未通中國，距京師甚遠。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，自哈密行十二日至吐魯番，吐魯番有五種部落，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。聞其國有二萬餘里，漢張騫出使西域，或即彼處。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，想或有之，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。至外藩朝貢，雖屬盛事，恐傳至後世，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。總之中國安寧，則外蠻不作。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。」

江都汪舟次楫。由贛榆縣訓導薦舉，授檢討。二十一年春，琉球國王請封爵。舊典用給事中、行人各一員往。上重其選，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。入朝人多俯首畏縮。楫獨鶴立班中，大臣遂以楫對。充正使，賜一品服至琉球國。王宴楫，手自彈琴以悅賓。楫故善音樂，縱談琴理，王大悅。乞楫書殿榜，縱筆為擊窠書。王大驚，以為神。累官至布政使，引疾歸。上南巡，楫強起迎謁伏道左。上熟視曰：「汝老耶，朕幾不識矣。」

賜御書以榮之。

朱竹垞彝尊年五十，由布衣薦舉鴻博召試一等，授檢討，旋充日講起居注官。出典江南省試。拜命之日，即不見客，將渡江誓於神。試畢入京，無所攜，惟載書兩籠而已。盜劫其居，得錢二千，白金不及一鎰，已靡覆不發矣。後以吏議當落職，上特有之，僅左遷焉。相傳竹垞性嗜酒，嘗與高念祖同入都，日暮泊舟。輒失朱所在，跡之已闖入酒肆，玉山頹矣。其跌蕩如此，而清操如彼，所謂大德不逾，小德出入者耶」

宿遷徐侍講用錫充康熙乙未房考，嚴絕請托，或銜之，聳御史劾其把持科場。聖祖謙得其情，將本擲還。

金壇王虛舟澍，精金石考訂之學。錢香樹先生見於京邸，左圖右史，積帖充棟，昕夕丹鉛，辨析不少置。戲曰：「子欲為張仲楊柯丹邱其人耶？」澍曰：「人各有癖，樂此不疲也。」

嘗道經秦郵，泛舟珠湖。仰見天際白雲如竹數百枝，枝葉皆具，下有雲片若怪石，儼然圖畫。因作《竹雲題跋》。

嘉定孫鬆坪致彌工詩。康熙初，上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，致彌薦。賜一品服策遣。《奉使詩》有「甘茂漫數從博望，馬周只恐負常何」之句。後登戊戌進士，官至侍讀學士。

以布衣先假一品服，而後登第服官，事亦奇矣。

嘉興馬維翰，貌僅中人，而抱負甚大。中康熙辛丑進士，內大臣驗看，諸人皆跪，馬不可。九門提督隆科多訶之，馬夷然不動。隆轉笑曰：「不料渺小丈夫，風骨乃爾。」馬曰：「區區一跪，未足見維翰風骨也。」

湯文正公斌，順治己丑進士，曆官至工部尚書，以理學自任。撫吳時，以上方山五通廟惑民，士女燒香祭賽，大為風俗累，上疏請廢其廟。得旨允行，於是海內五通廟悉行撤毀，神像投之水火，一時快之。公由江蘇巡撫內升尚書，至京陸見。

上曰：「天下官有才者不少，操守清謹者不多見，爾前陸辭時，自信平日不敢自欺，今在江蘇潔已率屬，實心任事，克踐前

言。

朕用嘉悅，故行超擢，爾其勉之。」仰見聖主知人之明，而公之簡在帝心，從可想見矣。

長洲馮勉曾，由布衣薦舉鴻博，召試一等十三名，授檢討。性至孝，父嘗館閩中，已與祖及母家居。歲凶乏食，為村塾師，得升斗奉養，與妻彩苜以食。後父客死，阻兵弗獲歸櫬。

徒步入京，游公卿間，膺薦得官。乞假歸，入閩尋父櫬不得，伏地哀慟。有老人指視其處，遂扶以歸。人謂孝思所格，神示之也。

華亭黃之雋，康熙辛丑進士，在翰林日，聚同巷八人為八仙會，以杜少陵飲中姓氏為上八仙，人取其一以自署。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洞賓輩分署之，為下八仙。彼以上八仙呼，此以下八仙應，故為參錯，不得呼姓字稱謂。錯者罰飲，時號酒仙。著《香屑集》十八卷，皆集唐八句，為古今體詩九百三十餘首。

對偶工整，渾若天成，可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

長洲尤西堂，明季諸生，我朝以選拔授永平府推官，以事免。少時有聲庠序，所作駢儷各種，膾炙人口。嘗以西廂詞句題作文，流聞禁中。世祖知為徐立齋元文師，因取觀之，歎曰：「真才子。」及召試官翰林，偕諸儒進平蜀詩文。上見其名，曰：「此老名士。」西堂以此六字刻堂柱，左曰章皇天語，右曰今上玉音，極文人之榮。

施愚山閩章少孤，事叔譽至孝。一日值叔誕辰，大集親戚上壽，而叔以小故忤意，堅臥不起，愚山跪榻前移晷。辛亥客都門，每憶叔輒涕泗。事叔如此，世所希有。

蔡文勤公世遠，康熙己丑進士，出安溪李文貞公之門。是時，文貞以程朱之學教後進，公故習宋儒書，既見文貞，毅然以聖賢自勵。顏其所居室曰二希。言學問不敢望朱文公，庶幾真希元；事業不敢望諸葛武侯，庶幾范希文。可見其志矣。

王樓村式丹少知名，年六十，始領康熙壬午鄉薦，癸未捷會狀。當鄉試時，已定解矣。及得吳楚琦卷，改王為第六。其實吳遠不逮王，知三元亦前定數也。

海寧查慎行初名嗣璉，康熙癸未庶吉士。胞弟嗣琛，官編修。族姪升，官諭德。時稱三查。上賜鮮魚，慎行《紀恩詩》云：「笠簷蓑袂平生夢，臣本煙波一釣徒。」頗稱旨。一日，忽奉內傳煙波釣徒查翰林，蓋以別二查也。慎行又有「煙蓑兩笠尋常事，慚愧猶蒙記憶中」之句，一時以為佳話。

康熙癸未會試，十八名進士官懋言之祖名偉璆，係崇禎癸未中式十八名，且俱係詩，四房房考俱翰林李姓。初，懋言公車北上，夢祖與之履，覺而喜曰：「此繩祖武之兆也。」

常熟蔣文肅公廷錫，康熙癸未進士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。少時工寫生，名與惲南田埒。及貴，都中極重之。大抵以逸筆寫生，而風神生動，非識超膽大筆有仙韻者莫能為之。性愛士，一藝可觀者皆羅致門下，指授之。故其客潘馬所作，皆能亂真，而文肅真本不可多得。

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內廷食俸，聖祖常以內翰林呼之。舉順天鄉試，以冒籍被劾，蒙恩賜復會議。落第，又特賜進士，一體殿試，遂以第三人及第。異數也。

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，偕夫人祈子於天童。大師為集眾僧，問誰願隨錢居士往。眾未應，一飯頭老矣，自言願往。已而司寇果生子。初名鼎瑞，易名芳標，中丙午順天鄉試，官中書舍人，既而假歸。一日與客坐齋中，有僧持一緘至門，雲自天童來。舍人拆視，殊不駭訝，但云倉卒奈何。明日晨起，索筆書一偈云：「來從白雲來，去從白雲去。笑指天童山，是我舊游處。」擲筆而逝。

武進趙太史熊詔，恭毅公申喬長子也。生前一夕，祖夢神授一軸，雲彩蟠結熊詔二字，因名之。果中康熙己丑狀元。

熊相國賜履官侍郎時，上萬言疏，有名臣風度。其略曰：「臣荆楚鄙儒，猥蒙先帝簡拔，授以清班。繼荷皇上殊恩，累遷今職。聖恩高厚，中夜汗流。伏念臣雖至愚，自幼讀書辨志，竊以聖賢為師。數年以來，恭遇皇上高拱深居，經筵未舉，區區獻納微忱，無由上達。且以出位陳辭，典制有禁，因循緘默，屍素至今，臣之罪也。茲者伏遇皇上恪謹天戒，軫念民依，虛己下詢，彩及葑菲，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。臣備員侍從，謹仰遵明詔，殫竭愚衷，庶幾高深之一助，惟皇上留神省覽，則天下幸甚。伏讀詔書有曰：『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，疾苦窮困，深可軫念。或因官吏貪酷，朘削民生，或因法制未便，致失民業。』嗚呼！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，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。夫民生至今日，某困苦亦孔亟矣。國家日言生聚，而凋敝愈甚。日言軫恤，而瘡痍不起。日言招集，言蠲免，而流亡滿目，逋欠浸多。近而畿甸，遠而直省，流離瑣尾之狀，所在皆是。惟官吏之朘削，僇賦之科徵有以致之，誠有如聖諭所云者。蓋小民終歲勤勞，耕耨僅能自給，而複稅秋糧，朝催暮督，賣絲羅穀，十室九空，私派倍於官徵，雜項浮於正額。

況乎分外之誅求，無名之賠補。種種朘刻，剝膚及髓。一有不應，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撲之下。閭閻之膏液有盡，而猾吏之貪囊無底。愚蒙之皮骨僅存，而有司之欲壑無厭。

就使年豐歲稔，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。一旦水旱，其不至轉徙流亡、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！蠲徵則吏收其實，而民受其名。賑濟則官增其肥，而民重其瘠。此固民情之大可憫，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。雖然，此不獨守令之過，上之有監司，又上之有督撫，朝廷方責之以廉，而上官實教之以貪。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，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言者。

督撫廉則監司廉，守令亦不得不廉。督撫貪則監司貪，守令亦不敢不貪。表直影濁，源清流濁，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。今之為督撫者，求所謂精白一心、為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，亦亦不敢謂遂無其人。獨是國家以全省付畀，有察吏安民之權、興利除害之任，其待之不為不隆，而任之不為不重矣。乃日望其察吏，而吏治日壞，日望其安民，而民生日蹙，日望其興利除害，而一利未之興、一害未之除也。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，上官之激勸憑舉劾。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，果小民之戴為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？其所劾為貪庸者，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蠍者乎？是未可知也。以督責為能，而不問其慈惠。以催科為政，而不問其撫綏。以貪緣之巧拙為優劣，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。以禮節之厚薄為殿最，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。此風一倡，爭相效尤，交蟠互結，牢不可破。如是而欲其激濁揚清、興利祛弊也，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轆、炊沙而望成飯耶？所以比年來旱澇頻聞，死亡載道，而此輩竟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，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，不知其為國斂怨已不可解。在廷諸臣習為瞻徇，務相容隱，不肯舉發其貪污之跡以告皇上。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，亦不過微示其意，曾未嘗直暴其污穢殘酷之所在，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。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，貪戀祿位，方恃此以為壟斷之長計。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，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蘇之望也。伏乞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，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，其貪污不肖者立即罷斥，無令久居人上，荼毒生民。嗣後遇督撫缺出，不拘內外大小臣工，果有端方清正能事，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，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，授以茲任。其考課也，以民生之苦樂為守令之賢否，以守令之貪廉為督撫之優劣。則督撫得其人，監司自得其人。監司得其人，守令亦必得其人。廉者勸，貪者懲，有利必興，有害必除，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。蓋任之非其人，行之失其意，雖周官禮祇足為厲民禍世之具。《傳》曰：「有治人無治法。」又曰：「人存政舉。」此不易之論也。此聖諭之所已及，而臣詳切言之者也。雖然，內臣者外臣之表也，京師者四方之倡也，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。朝廷一舉一動，萬方之則效。九土之觀瞻於是乎出，而其大者，則在於立綱陳紀、用人行政之間。

此其鼓舞化導之權，轉移感動之機，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。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，臣請擇其至大者言之。一曰政事極其紛更，而國體因之日傷也。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，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，為之斟酌損益，釐為百世不易之令模。

以善建於不拔。遠之子孫率由無愆，忘變亂之患。近之臣民遵守，無紛擾叢脞之虞。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、無疆惟休者，此也。我國家章程法度，一踵先朝之舊。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、事之極敝而難行者，類無不承訛襲陋，苟且因仍，曾不聞略加整頓，去其所為太甚之弊。而急公喜事之輩，又從而意為更變於其間。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使其私，而就中莫大之憂、無窮之患潛倚暗

伏於冥冥之內，而皆不知所以為之計。朝舉夕罷，條條張，王言屢褻，朝政滋繁，議論日多，成功絕少。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。伏乞皇上敕下議政王、貝勒、大臣、九卿科道，將國家制度文為詳慎會議，何者當沿，何者當革，何者宜益，何者宜損，參以古制，酌以時宜，務期振衣挈領，綱舉目張，勒為會典，著為成憲。則上有道揆，下有法守，貽謀垂裕，作述於昭，而億萬年無疆之業在此矣。」奏上，上深嘉納，飭部議行之。

康熙三年，以八比多剿襲，鄉會試改用策論。甲辰會試，海寧沈昭子珩以二場擬《上太祖太宗尊號表》最工中會元。

錢唐高澹人士奇，以詩受知於聖祖，不由科甲，欽賜翰林，官至詹事。陪宴唱和，扈從不離左右，恩寵無比。異數也。

無錫社雲川詔，改諸生迎聖祖駕於惠山，進《迎鑾詞》及《梁溪望幸詞》，蒙召見御舟，賜綾書詩一幅。已而被召至京。

一日，特召待詔者八人入南書房，命寫御制《金蓮花賦》，各賦《紀恩詩》一首。詔又獨進一詞，蒙恩發置第一。旋命纂修《歷代詩餘》，又命修《詞譜》。辛卯舉京兆試，壬辰會試，欽賜進士，改庶吉士。為諸生時，每鄉試前輒夢試題是子之燕居一節，卒不驗。及辛卯領薦，主司為趙公申喬，乃悟前夢之巧。

康熙二十六年四月，浙江巡撫金鉉疏稱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，尚勤紡織，請旨旌表。敕部給銀建坊，賜名貞壽。

康熙庚戌，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鳥二，總督麻勒吉表進於朝。

聊城丁姓女，幼孤，無兄弟，依母以居。及笄，母欲議婚。

女曰：「母老矣，又鮮兄弟，兒不願適人，願終身養母。」母不能強，及母卒，從兄某為議婚，又不許。獨處三十餘年，閨范嚴肅，裡中人咸稱曰貞女。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，聞貞女名，遣聘焉。先一日，貞女召其從兄語曰：「明日當有議婚者，吾將許之。」兄及娣姪輩漫應之，弗信也。詰旦，黃氏蹇修至，先是，貞女綉衣數十年，至是乃易吉服。既許字，卜葬其母，然後於歸，年五十餘猶處子也。中外子孫多人，待之皆有恩禮，東昌人至今稱之。

餘姚勞麟書中世為農，躬耕養母。年十七，讀朱子《大學中庸序》，慨然發憤，以道學自任，舉動纖悉必依於禮，終身弗懈。引進後學，委曲盡誠，雖傭工下隸，皆引之向學，聞者莫不爽然。裡中販賣者，近麟書居，不忍貨偽物。芻兒牧童戲為贈繳機阱者，聞麟書講學，悉毀之。年五十九，無疾卒。門人桑伊佐調元為刻《餘山遺書》，行於世。

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，母夢人告曰：「與汝子龍睛，將來位極人臣。」公入閣後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，試令相之。

曰：「乞兒相也。」眾大笑，已而摩挲至目，大驚曰：「此龍睛也，當貴極人臣。」眾乃服。

文登賽從儉卜葬其親，有里鄰與之爭地，神示夢云：「是宜為賽氏兆，當世科第，爾不能葬此也。」乃罷爭。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，近村人見賽塋前有二炬繞行，是秋從儉曾孫玉紘舉鄉試，明年登第。己酉元旦復然，玉紘子璋亦於是科聯捷。

以後每發一科甲，輒見火炬，率以為常，然而風水之說未盡子虛矣。

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《春秋》。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，著有《臥月軒文集》，多經濟大篇，有西京氣格。常與婦女宴坐，則講究河漕、屯田、馬政、邊備諸大計。巾幗中有此等人，亦奇事也。